

清未民初，浙東天童寺方丈，寄禪和尚，別號八指頭陀，長於吟詩，名滿大江南北。

他的詩，並不是如一般人所說的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做詩也會偷」的作品，完全出自悟性的流露；他沒有一般詩人「雲淡風清」的習氣，更不落一般詩僧「談玄說妙」的窠臼。所以他的一吟一咏，不是激發民族的正義，就是移風易俗的呼聲，愛國熱情，溢於言表。

他的著作，有「八指頭陀詩集」十卷，「續集」八卷，「嚼梅吟」一卷，「續集」一卷，「嚼梅吟」一卷，「白梅詩集」一卷，均屬上乘瓊寶，繼照

### 愛國詩僧

華嚴關主  
爭閱。今夏基隆自由書店臺中瑞成書局，合將頭陀詩集在臺孤本，影印流通，可謂當今詩壇的一大盛事，茲錄一二，以見一斑。

後侵滬尾，皆未得逞，我軍在越南，亦傳捷報；而清廷庸弱，反與法軍議和，頭陀聞之，悲歎不已！詩集自序云：「甲申法夷犯臺灣，官軍屢為開花炮所挫，電報至甯波，余方臥病延慶寺，心火內焚，唇舌焦爛，三晝夜不能眠，思禦炮法不得。後出遇敵（法）人，欲以徒手擊之，為友人所阻。」愛國情緒，激昂至此！他有一題「王尊農觀察臺警夜渡圖」二首詩云：「小醜甯難滅，王師豈在多？初傳橫海捷，仍許郵支和。太息援邊詔，空揮返日戈！披圖話陳蹟，凄惻漢山河！」

其二云：「神州論險要，臺嶠信孤懸。海關魚龍夜，傷心戰伐年！曾聞木罌渡，竟過水雷前。虎穴身能入，英風尚凜然！」

甲午之役，臺灣割歸日本，紳民戴巡撫唐景崧為總統，俞明震組閣，宣告自立，乙未日本軍至，兵叛事敗，俞自臺內渡，頭陀贈以詩云：「大海何涯淡，孤懷寄遠深。徒勞精衛力，誰見魯連心？鯨浪吹歎息，鵬搏勢易沈！滄桑今昔事，回首一沾襟！」以上三首詩，皆是有關臺灣的紀事，可以作為臺灣文獻的參考。

光緒二十六年，義和團之亂，八國聯軍陷京師，造成「庚子賠款」的國恥，頭陀有「贈吳漁川太守」詩云：「強鄰何太酷，塗炭我生靈！北地嗟成赤，西山慘不青！陵園今牧馬，官殿祇飛螢。太息蘆溝水，惟餘戰血腥！」

他對中日兩國，為兄弟之邦，唇亡則齒寒的道理，看得很清楚；光緒十年，有日本僧岡千仞即次同遊天童，頭陀贈以詩云：「每聞海客話東瀛，風俗還如太古清。所學皆能為世用，其人不僅以詩鳴。閒雲亦抱為霖意，野鳥都含讚佛聲。中日本來唇齒國，掣鯨休使海波生。」

莫教遺恨空心裡，誰認啼鴉望帝靈？其二云：「茫茫滄海正橫流，啣石難填精衛愁！誰謂孤雲意無着？國仇未報老僧羞！」其三云：「鯨吞蠶食各紛爭，未卜餘生見太平。石爛海枯真有日，生天成佛若為情。」其四云：「法運都隨國運移，一般同受外魔欺！踏翻雲海身將老，獨立人天淚自垂。」其五云：「修羅障日晝重昏，誰補河山破碎痕？獨上高樓一廻首，忍將淚眼看中原。」

頭陀雖然是一位方外的長者，但他不以出世而不與國事為高；所以他對清廷的腐敗，非常不滿，積極擁護革命，他有「酬陳漢元參議」詩云：「興亡良有以，何問彼穹蒼。榮茂三春幹，蕭條九月霜。終成大革命，不負好時光。若論元勳業，還須頌武湯。」又次前韻再贈陳參議詩云：「久別陳無已，相逢髮已蒼。心腸盤俠氣，言論凜秋霜。力使邪山倒，能生暗海光。國家為柱石，我法亦金湯。」又有前韻贈田梓琴詩云：「流盡英雄血，回天力勁蒼。近看遼海月，應憶洞庭霜。共起民軍義，重生祖國光。黃農猶可接，不獨繼成湯。」這種歌頌革命動人的極作，求之於同時的士大夫詩中，尚且不可多得，而頭陀以一方面的詩筆，寫出這樣可歌可泣的詩篇，是值得我們現在反共抗俄大時代中的人所效法的！

頭陀，原籍湖南，俗姓黃氏，生於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），十八歲出家，歿於民國二年（一九一三），世壽六十有三，葬於浙東甯波天童山太白峯下之青鳳崗上，特誌於此，用以紀念一代愛國詩僧。

雖有暫時之用，却無究竟之功。故曰「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聞也；夫予之言性與天道，不可得而聞也」。此孔子亦常懼死，與人全同。如曰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易」；「子食於有喪之側，未嘗飽也」。凡此可見其人與學，實不能駕佛老之上，思欲排斥於人，寧非無識至極！

是故昔之所謂儒者，今之所謂科學家，應在未批評佛教之前，無妨加以研究。所謂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」？然後試觀其是真是偽，發言指責，方不被人目為管談，一笑置之。譬如韓愈會謂佛為無父無君，不仁不義，大發言論，一不自知非。而其君却以五戒為例，一一糾正。如曰：不殺即仁，不盜即義，不淫即禮，不妄語即信，不飲酒即智。可謂其君甚明，其臣太迂，貶於潮州，實為自取。應令天下後世之人，以此為戒，庶不再有此荒謬之事也！

本館代售

佛學叢書

祖源禪師萬法歸心錄

定價五十元 特價八元

正學叢書

俱舍論頌講記

定價四十五元（厚三冊）

※ 本刊讀者服務部 ※

於印尼棉蘭市蘇島佛學社